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

11

黑龙江日报

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副刊
妙赏

《人生第一步》 一种色彩的翻译

□陈晓媛



梵高再创作了《人生第一步》向他的偶像米勒致敬，我们也借这幅画向最亲爱的父母致敬，向他们默默的付出与无私的关爱致敬，感谢他们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陪伴与鼓励。

上图为米勒粉彩画《人生第一步》，1859年，32x43cm，美国密西西比州劳雷尔劳伦·罗杰斯艺术博物馆藏。

下图为梵高布面油画《人生第一步》，1890年，72.4x91.1cm，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还记得你蹒跚学步时的情景吗？在父母的保护下，你踉踉跄跄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梵高在《人生第一步》中就表现了这样的场景。梵高是我们尤为熟悉的后印象派画家，他的心中“燃烧着炙热的火焰”，用强烈明亮的色彩、短碎夸张的笔触、旋转粗犷的线条，把复杂的情绪和冲动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出生在农村的梵高，对于具有同样背景的法国农民画家米勒推崇备至，终生未改对其敬仰之情。在梵高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光

里，他临摹了大量米勒的作品。《人生第一步》就是其中的一幅。

米勒是法国近代绘画史上最受人们爱戴的画家。他移居丹枫巴比松村后，开始创作写实的乡村风景画，开启法国巴比松画派。《人生第一步》正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田畦边，慈爱的父母、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在乡村淳朴怡人风光的衬托下，整个场景更加温情脉脉。米勒似乎不特别注重细节的描绘与刻画，并不一笔一划清晰地刻画人物的眉目手足，而于若隐若现中，将人物所有的神态与表情都历历呈现出来。房屋篱笆、树林花

草、农具泥土，也照样若有若无，寥寥数笔概括出了该有的轮廓、该有的细节。他的画风凝重质朴，更为注重粗犷强悍与整体感的塑造，人物形象、色彩关系、表现技法，都显得自然平实，传达出一种亲和的家庭气氛。灰色的调子，表现出了长长的悲悯、淡淡的哀伤。

米勒的一生与妻子相濡以沫，他们共同养育了九个孩子，生活虽然清贫，却并没有失去全家拥抱在一起的欢愉与温馨。他尝生活辛酸的米勒，依旧坚持“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他用饱蘸爱的画笔，塑造出法国农民淳朴而勤劳的形象，在平凡乡间的日常劳作、简朴生活中表达出无限的诗意。他的画面总是弥漫着柔和静谧的美感，充满着人性的光芒。

《人生第一步》是梵高根据米勒作品的黑白副本（印刷品或照片）创作的。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赞扬“这幅画多么美啊”“临画常常给我以安慰”，并把这种临摹之后的创作活动，比喻成音乐家对作曲家作品的诠释，“表演者的解释是很重要的”“根据自己的画法”“感觉上正确，色彩上大致和谐”来“追忆”米勒的画作。

正如梵高自己所言，他“所做的不是简单的临摹。这是翻译——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种色彩的语言——在黑白之中的光与影的效果。”和米勒画面中灰色、半透明的朦胧、忧郁的抒情不同，梵高的画面洋溢着温暖明亮欢快的色调。作为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同样强调光影的变化，在他的画面里，光是静止的，而是具象变幻的，在树枝梢头、在叶片花朵间跳动闪烁的。

母亲怀抱小女儿推开栅栏的门，轻轻把小女儿放下，站在她身后，腰几乎弯下90度，用双手护着小女儿的胳膊，鼓励她勇敢向前迈步行走。正在劳作的父亲看到了，马上扔掉手里的农具，蹲下身子，单膝跪在地上，身体前倾，张开双臂，迎接孩子向他走来。小女儿在爱与保护下，尝试性地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春日里，明媚阳光在闪烁、跳跃，树上的花朵和枝叶都在高唱生命的赞歌；就连栅栏上晾着的白布单，也像蝴蝶一样，在微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一家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洋溢着由衷的欢欣。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味道，亲情与爱意弥漫在四周，触手可及。

梵高心思敏感细腻，他借助绘画“表达艺术家的主观见解和情感，使作品具有个性和独特的风格”。《人生第一步》表现出了他对色彩掌控无与伦比的能力，柔和的蓝色、跃动的黄色、欲滴的绿色、明亮的白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律动。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人与物轮廓边缘黑色线条粗犷有力，增强了画面的力度与厚重。人物前倾的姿态与田畦纵向的垄沟形成动势上的均衡。植物用短促、跃动的笔法表现，呈现出单纯而简明的意象，也涵盖了梵高的万千情愫。小女儿沉浸在父母的浓情爱意之下，田舍房屋笼罩在绿荫之下，所有的风景又都被明媚的春光所围绕。温暖的色调、欢快的笔触、饱满的构图，表现了他的希望、他的追求和对生活无比的热爱。

学会行走，是我们人生独立的开始。随后，我们在父母的注视下，不断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并且渐行渐远。梵高再创作了《人生第一步》向他的偶像米勒致敬，我们也借这幅画向最亲爱的父母致敬，向他们默默的付出与无私的爱致敬，感谢他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的陪伴与鼓励。

相似的灵魂 平等地歌唱

简评电视剧《叛逆者》

□穆稼洁

应该坦承，最初《叛逆者》吸引我目光的是王志文，毕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不老男神。看完不禁感叹，男神虽然老了，可是依然镇得住场依然迷人，他将一位外表作风散漫内心坚持信仰的独行侠演绎得入神入化，让人完全无法离开视线。

很快吸引我的是这部剧的群戏拍得好，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代旭饰演的左秋明青春激昂，出场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期待他的后续故事；特务处的王副站长表面巴结上司实则满腹牢骚，将一个满脑子升官发财的世俗之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令人难忘的是王阳饰演的陈默群，心狠手辣不疑一切，他和顾慎言的几场对手戏节奏极快，惊悚刺激，转场迅速，细节多，令人过瘾。既是紧张谍战片，也可以当做精彩职场戏，以我的智商，在剧里活不过三集。

在一帮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之中，林楠笙显得格格不入，他就像我们每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用尽所有力气，发现每一个细节，工作努力做到最好，想要报答知遇之恩的顶头上司，更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朱一龙的眼神很有戏，他赋予林楠笙这个角色独特的魅力，初入社会的青涩腼腆，观察到细节之处的眼神变化，隐藏在表情之下的情感波动，都做得很好，让这个角色一点点丰满起来。

林楠笙就像是一张白纸，等待被涂上色彩，但这张白纸最终涂上什么颜色还得由他自己来选择。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角色。当然白纸跟其他各不相同，也许白纸上会有独特的材质，林楠笙就是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纸。他进入特务处，第一天就被迫直面残酷的刑讯逼供，他的痛苦在于他不愿意折磨他人，这是他的慈悲心，也是他对人性的坚守。在与顾慎言、朱怡贞的接触中，他们的正直与善良逐渐带领他拨开迷雾。

得知林楠笙要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顾慎言给了他一些钱，这是出于对一个青年的照顾，就是这样的相处，春风化雨般感动着林楠笙。在后面的预告中，顾慎言的话掷地有声：“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与战斗中得到检验，最后方能坚定。”相比起有知遇之恩的陈默群，顾慎言更像是林楠笙的师父与领路人。

朱怡贞，中江大学的学生，也是上海大资本家朱孝先的爱女，美丽，落落大方，这个令林楠笙赞赏与赞叹的女子，也是为他注入精神与信仰的女子。不得不说两个人的对手戏实在太好看了，哪怕只是一次对视都让人沉醉。

童瑶的表现很沉稳，她塑造的女共产党员朱怡贞既青春活泼，又坚定谨慎，她不掩饰自己的感情，用完全平等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与所有人，这一点尤其可贵，她或许就是那个时代优秀女性形象的写照，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思想进步的青年人代表，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也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朱怡贞每次向林楠笙展望未来，讲述理想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快乐的，她说到哪怕流血也要去创造更加平等、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时，可以感受到林楠笙眼中的光芒与欣赏。看到

乡村叙事中的真情与深意

读宋心海诗集《卜水者》

□张德明

宋心海刚刚出版的诗集《卜水者》以乡村世界为观照对象，通过对乡土之上物事人情的描述与彰显，表达了对乡民的眷眷深情，对乡土的独到深思。



宋心海
《卜水者》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我看来，表现技法的圆熟，人物聚焦的集中，内在情感抒发的浓烈与深挚，正是《卜水者》获得艺术成功的重要方面，也构成了诗人宋心海在乡村书写中凸显自我个性、占据一席之地的诗学优势。

对叙事技法的娴熟使用，是《卜水者》中最为突出的表达策略。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人对纯粹抒情在经验处理和诗情表达上暴露出的局限性有着越来越明确的认知，因此在诗歌修辞技法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求，使用叙事来抒情便是其中之一。宋心海显然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艺术走势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解，在乡土诗创作中，他大量启用了叙事的技法来创设艺术场景、多层而表情达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一群羊》为例：

走过呼兰河大桥的低处
看见柳树、草甸
和一群过路的羊

继续前行，走到王太玉屯的黄昏
又看见一群羊
站在进屯路的两边
仿佛是多年前的那一群

“咩，咩……”高一声低一声
夹杂着草叶、黄昏、腥膻和尘土
像极了我那些
二十年不见的亲人

在这首诗里，诗人调动了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描画了乡村世界中羊的生态格局和精神面貌，并在内心激荡起某种积淀深远的乡愁情绪。“走过”“看见”“继续前行”“又看见”等动词的依次出现，显示着诗人观照视点的挪移与变化，而“羊”在视野中的不断出现，又折射出了变化中的某种

不变。在诗歌的最后，诗人由动物联想到人，对对羊的注视中，牵引出对乡人的思念和记忆。整首诗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一处是在直抒胸臆，直接暴露内心世界的情感热烈，而是借助于叙事，向读者展示的是诗人所见之景、所触之情。

从《一群羊》的表达效果来看，可以说，正是因为叙事技法的恰当使用，才使诗人的情感得到了最有效的传达，并深深感染了读者。与纯粹抒情相比，诗歌中的叙事可以有效减缓情感的浓度，强化现代经验的凸显程度，给人带来更为直观的体现实验和更为持久的阅读冲击。从这个角度看，宋心海的乡土书写之所以比其他人的乡土诗更具艺术效能，也许正是得益于诗歌叙事的大量而恰切的启用。

当然，诗歌中的叙事与小说叙事是有着显著差异的，需要诗人们谨慎处理。一般来说，诗歌叙事只述概要，不述过程，而小说叙事则在展示过程；诗歌叙事意在以事写情（情感），小说叙事意在以事写情（情节）；诗歌叙事需要直击事件核心，小说叙事则可以左顾右盼，枝蔓横生。宋心海是深谙诗歌叙事的艺术法则的，他在诗歌中对叙事的处理较为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叙事的抒情功能。《还没来得及拥有官名的孩子》《西漫岗》《走道儿》《头疼》等，无不如此。

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的着力关注，构成了《卜水者》的又一显在特征。为了最为真实地展示乡村世界的现实样态和精神情状，让人们深入到东北土地去把握那里深厚的乡风民情，宋心海将诗歌聚焦的人物对象放在了小人物、边缘人物身上，从而写出了黑土地上值得信赖的真景与真情，凸显了艺术真实性的文学风采。

他写自己兄长的离世给一家人带来的伤害，深情款款：

大哥走后
爸爸妈妈彻底老了

他们不敢当着我们的面
流泪咽

我也必须忍着，必须把泪珠
一颗颗咽下
——这些悲伤的子弹
足以能把我们的家
再次击穿

我们必须在身体里
安放一个和平的弹夹，让呼啸的风声
憋回去，并冷下来

这首题为《弹夹》的诗，采用了军事学的术语来说乡村事情，以战争的残酷来比拟命运的残酷，其情感表达的力度是极为凸显的。而在一家人拼命隐忍的身体姿态和心理处境里，我们又异常鲜明地触摸到大家的痛苦与悲伤。

悲悯与同情，是诗人宋心海对小人物、边缘人物卑微生活与不屈抗争的基本态度，也显示着诗人对乡村世界和乡土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也构成了诗集《卜水者》的基本情感色调。同情弱者，悲悯好人，这大抵就是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基本情感元素，在宋心海的乡土诗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写“姥姥”：“以前我姥姥常头疼/一犯病，就用头砸炕沿”，但自己无力治好姥姥的病，因此“我现在也常常头疼/我不敢像姥姥那样砸//我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抱头痛哭”（《姥姥》），内心的那种悲悯情怀呼之欲出。《正午的小酒馆》是这组诗中不多见的闪烁亮色的温暖之作：“在时间的咽喉里/有一家小酒馆/窗户被厚厚的塑料布包裹着/寒气鼓荡着……/正午的阳光/刚刚煮沸锅里中年的流水/三个男人的情感/开始在舌尖上决堤//他们的口腔里/挤满了七里铺的小鱼儿/酒过三巡，往事飘忽/它们一条一条地/往外蹦”，尽管这首诗一改诗人惯常的悲苦说说的表露路径，而从正面书写乡民的欢欣和趣味，但诗歌中深藏的对于乡民悲悯与同情的心意也是可掬可掬的。

在简朴而精炼的乡村叙事中，《卜水者》通篇表露了真情，蕴藏着深意，折射了诗人对乡村世界和乡土中国独具特色的观察、思考与感念，宋心海的乡土书写，由此彰显出不俗的艺术品位和思想价值。



叛逆者